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何典  
第六回 活死人討飯遇仙人 臭花娘燒香逢色鬼

詞曰：富貴榮華都是命；運未通時，步步逢坑阱。滿腹詩書誰肯敬？出門到處無投奔。只有神仙明似鏡；壺內靈丹，偏向窮人贈。指引前途無踏躓，夫妻邂逅真僥倖。

右調《鳳棲梧》

話說活死人自從出娘肚皮，兜在尿布角裡，爺娘就把他像寶貝夜明珠一般看承（原注：看承，看待也。），捧在手心裡，還恐被屎騷風囂了去。後來騷老死過，騷娘招了劉打鬼來家，攪完了家當，弄到水落石出的地步，還窮漢養嬌兒的大聲不捨得拚他。及至雌鬼死了，娘舅領到了外婆家，的替（原注：「的」，疑贅，但太倉用語中有連用『的替』者，意思是「給」。）他上學讀書；雖不免受娘舅的鶻默氣，那娘舅到底是個大靠背，尚不致吃盡大虧，得一日過一日的也罷了。困（編按：「困」原作「因」，依據原注修改。困，暈也。）夢裡頭弗曾想者那白（原注：白，鬼無是無非，把他好娘舅請了去，便不免晦氣星鑽進了屁眼。

那醋八姐自從形容鬼起身之後，就禁止他不許去念書，住在家裡，半像奴奴半像郎的教他提水淘米，揩臺抹凳，掃場刮地，差得頭團樂（原注：差得頭團樂，猶言差喚得他東走西奔，忙個不住。）。活死人苦惱子，真是吃他一碗，憑他使喚，敢怒而不敢言。還虧他心裡明白，鑿貌便色，樣樣都拿搭得來，不到得失枝脫節。醋八姐還不肯放鬆他，時常蘿蔔不當小菜的把他要打要罵。後來一發號（原注：號，「限」也，去讀，疑即「限」之音轉。）粥號飯起來，遂不免一頓飽一頓餓的半饑半飽過日子。

一日，那醋八姐忽然想起吃蛤蚌炒螺螄來，買了些螺螄蚌蜆，自己上灶，卻教活死人燒火。活死人來到灶前，看時，儘是些落水稻柴，便道：「這般稀禿濕的柴，那裡燒的著？」醋八姐罵道：「熱灶怕濕柴？燒弗著，難道就罷了不成！」活死人沒法，只得攪好亂柴把，吹著陰火，向冷灶裡推一把進去，巴得鑊肚底熱。誰知憑你挑撥弄火，只是煙出火弗著。偏上去吹，又碰了一鼻子灰。煨了半日，倒灌得煙弗出屋，眼睛都開弗開。醋八姐大怒，拿起一根有眼木頭（編按：有眼木頭，吳語，有蟲蛀的木頭，有結疤的木頭；罵人時暗喻傻子；另歇後語，意指不好使。）來夾頭夾腦得就打。活死人奪住棒槌，與他分辨。牽鑽鬼聽見跑來，幫了娘把他捉住板凳上。活死人氣力又小，雙拳弗敵四手的，那裡掙得脫，不免赤骨肋受棒，被他們攪頭攪腦的打了一頓。那時肚裡雖然怨天恨地，也灑不出甚麼牛屎，只好忍氣吞聲的罷了。

隔了一日，醋八姐處分道：「你昨日嫌道柴濕，快到山裡去斫些黃金狗屎草歸來，好燒飯吃。」活死人不與拗，只得拿了一把班門弄斧，走出門去。行不多路，劈面撞著了一個同學堂念書的，叫做串熟鬼。那串熟鬼見了活死人，千句弗說，萬句弗說，說道：「你賴學也賴得有方有寸！怎麼鷓子斷著緯（編按：緯，線也。），許久弗進學堂門？倒在此做斫柴，是何道理？」活死人在有苦無話處，便一五一十從頭徹尾的告訴他。那串熟鬼平日念書雖是質鈍，別樣事卻都玲瓏剔透，倒有三分鬼畫策的；聽了活死人告訴，一肚皮抱氣弗平，便道：「據你這等說來，還要住在他家做甚麼？」活死人道：「教我又無去處，不住他家卻住那裡去？」串熟鬼道：「你自己腳生肚皮底下，難道不會翻腳底的麼？」活死人道：「我又從未出門，人生路弗熟的跑到那裡去？又沒有吃飯本領。手無半文的逃出去，豈不要十段（編按：原作「段」，係「段」之俗體字。）餓殺九段半？」串熟鬼大笑道：「你枉空（編按：「空」原作「苦」。枉苦之苦，空字之音訛。依據原注修改。）聰明一世，如何倒懵懂一時起來？老話頭：路出嘴邊。你既識了三文兩字，一肚皮《春秋》的，憑你天涯海角，那裡不弄口閒飯吃了。就要白相盤纏，也不是大難事。我指引你一條活路：那三家村裡的鬼廟，是你老官人一人之力造成功的，你是他那裡大施主。況這怕辰和尚近來已經富足有餘，何不去向他借些盤纏？或是到鬼門關去尋著好娘舅，或到別處謀衣謀食，俱可安身立命。何必住在他家，受他們的喉頭氣？」

活死人聽了，如夢初覺，便道：「真是好說話，依你便了。」遂與串熟鬼作別。行到山腳根頭，坐在一塊狗頭黃石上，想那串熟鬼的說話，越想越有滋味。忽又轉念道：「倘我斫了草回去，再若嫌好道歉，豈不又要受他們的糟蹋？何不就此起身，豈不乾淨相？」主意定了，便將斧頭丟在草中，取路望三家村去了。

這裡醋八姐在家中，等這活死人斫草歸來，卻似癡狗望著羊卵擊，那裡有個影響？直到烏星暗沒，也沒個鬼腳趾頭戳來。到了次日上午日晝，還不見歸，只得教牽鑽鬼去尋。牽鑽鬼搭了幾個野鬼，同到山裡，尋來尋去，忽尋著了那把斧頭。牽鑽鬼認得是自家的，便道：「他若是跟人家逃走，這斧頭一定隨身令帶了去。今斧頭在此，單不見了人，莫非被甚豺狼虎豹吃了去？」牽鑽鬼也不過是無稽之談，話扯話。不料數（編按：數，指人群。）內有一個叫做三見鬼，便附會其說，道：「不差不差；近日這山裡，聞得出了一隻死老虎，遇有單板頭人經過，他就一個虎跳衝去吃了。你這表兄弟，一定也被他吞在頸骨裡無疑的了。」牽鑽鬼聽說，害怕起來，慌忙跑回家中，又添些枝葉，說得鑿鑿有據；便就措笑當認真，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飛飛颺颺，都說這活死人被老虎吃了。牽鑽鬼便寫了一封平安家信，寄與形容鬼，只說這活死人自己筋絲無力，倒想山裡去打死老虎，卻被老虎吃了去。形容鬼得知，甚是可惜。不題。

且說活死人在山裡起身，望三家村行來。到得鬼廟裡，見了怕辰和尚，告其緣故，懇他借些盤纏。孰知那些出家不認俗的朋士（原注：士字疑贅。）友，雖則一代人物，卻不肯一代只管一代，一般的想鑽在銅錢眼裡，把那十方施主，比吃子孫勝三分，吃殺弗還答，尚嫌吃得弗爽利，怎肯反做出錢施主？聽得向他借錢，便面孔撥了老宅基上去，把那些骷髏頭幾乎擲落，就道：「沒有沒有，你是個逃走客，捉轉來要打一百的，不要在此帶累我鄉鄰吃麥粥。」便將活死人扯住背皮，聳出廟門，關了門進去。

那時活死人弄得來得去不得，心裡好不著急。思前算後，沒個道路。肚裡又饑又渴，只得算計道：「三百六十行中，只有那叫化子是個無本錢生意。人說：『叫化三年，做官無心相。』想那叫化行業，也必有幾樁妙處。只是做那一樣好？若做搖銅鈴叫化子（原注：搖銅鈴叫化子，即啞叫化子。），又沒處去掩耳盜鈴。若做弄蛇叫化子，那裡去尋這條踏弗殺地扁蛇（編按：地扁蛇，蝮蛇。）？只有平日念熟的許多文字，卻到一字不忘，何不就做了念文字叫化子，到底斯文一脈。」算計已定，便走到一個大人家去，發起利市來。果然人見他少年清秀，念的文字琅琅有聲，便把粥飯捨與他吃。他就吃著濕個（原注：個，猶言「的」。）袋著乾個，倒弄得吃只（編按：只，吳語，「了」之意。）兜弗盡。正是吃著滋味，賣盡田地；便也不愧不忤，各處去做這走江湖生意了。

一日，來到一個村坊去處。正要進村，忽然籬笆裡鑽出一隻撩酸齷狗來嗚嗚的亂齧。那村裡眾狗聽得，便跑來一大群來：卻是些護兒狗、急屎狗、齧齒狗、壯敦（編按：壯敦，強壯。）狗、尿騷狗、落坑狗、四眼狗、撲嘴狗、饑人狗、攀弓狗、看淘籬狗、揉獅狗、小西狗、哈巴狗、瘦獵狗、木狗、草狗、走狗、新開眼大狗、大尾巴狗，都望著活死人竄上竄落亂齧將來。活死人嚇得魂膽俱消，跑又跑弗落，趕又趕弗開，急得少個地孔鑽鑽。虧殺（原注：虧殺，猶言幸虧。）後頭又跑上一個纏殺老道士來，看見活死人弄得走頭無路，便向身邊拿出一張鬼畫符來，向眾狗一揚，那些狗就絕氣無聲，盡都搖頭翹尾巴四散的去。

活死人看這道士時，戴一頂纏頭巾，生副弔蓬面孔，兩隻胡椒眼，一嘴仙人黃牙鬚，腰裡纏紗搭膊上，掛幾個依樣畫葫蘆。那道士看著活死人笑道：「你既受不得娘舅的氣，如何聽了串熟鬼攪撥，直跑到惡狗村裡來受狗的氣？若非我將護身符趕散，你只好賊吃狗齧暗悶苦，向誰話帳？」活死人見他仙風道骨，又事事前知，諒必是個異人，便道：「師父從那裡來？怎曉得我的行事？」道士道：「我便是蟹殼裡仙人，不論過去未來的事，都能未卜先知的。今日偶然出來賣老蟲藥，在此經過。」活死人道：「不知你葫蘆裡賣啥藥？可是仙丹麼？」道士便把葫蘆解下來，指著道：「這是益智仁，吃了使人聰明的。這是大力子，使人有氣力的。這是辟穀丸，使人不餓的。」活死人聽說不餓，便道：「吃一丸可過得一日麼？」道士道：「你真是淺見薄識！我這藥是不容四眼見合起來的，吃一丸，便可過得七七四十九日，怎說一日？」活死人想道：「這真是仙丹了。可惜沒有身邊錢；不然，買他七八九，

便可過得年把了，豈不省得號腸拍肚的念那文字。」道士見活死人沈吟不語，有羨慕之色，便道：「我看你將來有些好處，不如與你結個緣罷。」遂將那辟谷丸連葫蘆遞與活死人道：「送你。拿去放在身邊，慢慢的充饑便了。」隨又倒出幾粒大力子來道：「有心做個春風人情，也送些與你。」活死人接來，推在嘴裡，果然入口而化。纔過著三寸喉頭管，那精神氣力，便陡然充足起來；猶如脫胎換骨，霎時間已覺身強力壯。心中大喜。道士又去倒那益智仁，活死人止住道：「這倒不肖。我已有過目不忘的資質，博古通今的學問，還要益他怎麼？」道士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只曉得讀了幾句死書，會齷文嚼字，弄弄筆頭，靠那『之』、『乎』、『者』、『也』、『矣』、『焉』、『哉』幾個虛字眼搬來搬去，寫些紙上空言，就道是絕世聰明了。若講究實際功夫，只怕就文不能安幫，武不能定國，倒算做棄物了。我這藥是使人作之多謀的第一等妙藥，如何倒不要吃？」活死人只得也接來吃了。道士又道：「你這討飯生意，弗是人賬（原注：人賬，人也。「賬」為方言助詞，無所取義。）所為，快些改了行業。」活死人道：「雖然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吃飯著衣裳，我卻肩不能挑擔，手不能提籃，百無一能，教我去做甚麼？望師父指引一條生路。」道士道：「為人在世須要烈烈轟轟，幹一番事業：豈可猥鄙蠅縮（編按：蠅縮，吳語，指猥瑣的樣子。），做那苟延殘喘的勾當？我有一個道友，叫做鬼谷先生，他有將無做有的本領，偷天換日的手段，真是文武全才。你去尋著他，學成了大本事，將來封候拜相，都在裡頭。」說罷，化陣人來風（編按：吳語「人來瘋」意指小孩見客人來便興奮胡來。此指風。），就不見了。

活死人方信他是真正神仙。尋思道：「仙人的好說話，豈可不聽？只不曾問得這先生住在那裡，海闊天遙的，卻從何處去尋？」又想道：「既叫做鬼谷先生，諒必住在鬼谷裡。」便一路隨腳蹻的問將去，並沒有人認得。尋了多時，有如海底撈針，那裡去撈摸？

一日，來到一個鬼廟前，便信步走入去看看，卻是個脫空祖師廟，那裡塑得披頭散髮、赤腳跛倒的坐在上面；腳跟頭哺（編按：哺，吳語，「蹲」、「匍匐」之意。）一個開眼烏龜，烏龜身上盤條爛死蛇。看了一回，正要再入去，只見一個癡道婆跑來，攔住了不容他進去。活死人道：「廟梁寺觀，是十方所在，普天世人，共同出入的，你怎禁止得？我偏要進去！」那道婆抵死不肯。活死人不覺大怒，把他扯在一邊，望內便跑。忽聽得一間屋裡，有女子在喊：「救命！」活死人心疑，便把門一腳踢開，走入去看時，只見一個熬小腳師姑，掀翻一個十幾歲如花似玉的黃毛頭細娘；一個男子，正在硬解他的單叉褲；那細娘不肯，故此極聲出的亂喊。

活死人見了大怒道：「清平世界，怎做這等沒天理事？難道無王法的麼？」那男子並無怕懼，反喝道：「我公子在此陶情作樂，你是甚麼野鬼，敢來問多管！」活死人便知他是個仗官托勢的花花公子了。自思人微權輕，雞子不是搭石子鬥的，須說大話去罩他，或者嚇退，也未可知。便也喝道：「我老子直做到閻老，我尚不敢這等胡為。你是什癡公子，輒敢這般無法無天？」那男子聽說，只道真是甘蔗丞相的兒子，嚇得心驚膽戰，趨出腳望外逃了去。

你道這男子是誰，師姑為甚幫他？原來這男子叫做色鬼，他老子叫輕腳鬼，曾做過獨腳布政，退歸林下。家裡翻轉屋來做銀子，坑缸板都是金子打的，真是富貴雙全。單生這色鬼是個老來子，自小縱容慣了，纔交十幾歲，就到外面去吃花酒，偷婆娘，無所不為。後來結識了這廟裡師姑，替他做牽頭，遇有燒香娘娘到來，便留進私房，用些甜言蜜語誘引他上當。孰知那些女眷家，只為想吃野食，所以要出來燒香念佛；忽有個精胖小夥子來做他口裡食，真是矮子爬樓梯，巴弗能彀的，自然一拍一陷縫。偶然千中揀一，有個把縮羞怕臉弗肯的，便捉住了硬做。那女眷吃了虧，只得打落牙齒望肚裡咽，再也不敢響起，就使老公得知，一則怕他有財有勢，二則家醜不可外揚，只好隱忍過了。所以這色鬼天弗怕，地弗怕，任意胡做。今日見了這等標緻細娘，真是目所未睹，酥麻了半邊；不料食已到口，被活死人吵散了。那師姑跪在地下，只顧磕頭如搗蒜。活死人見這細娘，眼淚汪汪的低了頭，默默無言，便道：「小姐快些回去罷。再若擔擱，只恐又生別情。」那細娘只得跟了活死人，走出廟門。

正是：雙手擘開生死路，兩人跑出是反閻。不知這細娘是誰家的倒箱<sup>ㄉㄨㄥ</sup>，獨自一個到這廟裡來所幹何事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纏夾二先生曰：活死人正當怨氣弗穿時候，忽聞串熟鬼一派鬼畫策，不覺心悅誠服，信受奉行，殊不料怕戾和尚之如此勢利也。迨於進退兩難之際，無路懇求，直算到做討飯生意，真可謂窮思極想矣。然尚自道斯文一脈，靠著齷文嚼字，巴望人隨緣樂助。豈期闖入惡狗村中，又遭狗之不識斯文，只認做劣極人人，齊聲共氣來下食他哉？此時任有錦心繡腸，亦無所施其伎倆，免不得走頭無路矣。幸虧仙人搭救，教以改轍易轍，尋師學藝，得於無意之間夫妻相遇，豈非時來福湊耶？